

楊文靖公集五

語錄答問  
書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語錄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荊公荊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為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為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荊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

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說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

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為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此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 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 真宗令官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它若

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誦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瘞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暈卽是出時減剋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楊子雲作太玄只據它五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或不止此為之專發其端使後之學

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頰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艸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它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它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要不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為

常有疑焉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誣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它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季得盡力於學問無它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

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它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為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為政於魯孟子聞之為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為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兒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它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如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處必有道理○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為事而無致君行道

之心誰與為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  
之自誓不嫁為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  
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  
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  
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  
之其執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

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  
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  
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  
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  
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  
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  
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  
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

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叟殺人皋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宣罰全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毋念疾于頑若念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正乎

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

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或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身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執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弃人間事從赤松游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它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為說左傳曾道來後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歿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于郊鄘卜世卜季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為無不載者若鼎之為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算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算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如丘明之說略無毫髮相類而况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為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靜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

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之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今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街佐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直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不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廢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殺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錙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纔被看破手足俱露是其模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它取楊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偽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關心中打不過湏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算是學易自此入  
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  
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  
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  
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  
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  
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  
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  
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為天  
神應之為乾重濁者下為地神應之為坤似此解釋  
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它根本然後有得  
失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  
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見  
得徹言不能及此其舊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  
息兮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  
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  
終說不到如某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問某常疑  
定夫學易亦恐出它荆公未得荆公於易只是理會

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  
易不比它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溪父說易元無所見  
可憐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  
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  
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  
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  
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  
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  
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

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  
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  
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  
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  
張橫渠濂溪闢老子有無之論算有見於此否曰然纔  
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  
聖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  
有功于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  
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

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其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  
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  
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艸艸它議論  
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  
而無害為一句或去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  
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算  
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  
它門說話須是與它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算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  
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

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  
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  
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

寵臣下智有而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執須至於誅殛  
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

能全身者蓋以此其舊作中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  
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似為不然人人說

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悞但以力弱被王鳳中

理會起復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  
敢與它放脚手做事

正紳在經道路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  
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  
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它它  
又多悟人所以後來謫生因說正叔經造開陳故及  
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  
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則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  
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  
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  
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  
義至如此其君狡童頌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  
舊疑來因學春妹遂知其意春妹書突之奔及其婦  
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  
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  
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溱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夫人之視  
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於童誠不  
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歛至使人欲遠彼樂國則  
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  
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遠  
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  
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  
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

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  
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尹氏卒尹氏  
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  
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為  
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  
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  
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  
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

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

辛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來至十月去

鑑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神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藝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

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為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空非浚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臥艸廬非先主三顧或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為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為戒不奉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

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它人到此須容情與它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它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味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為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言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  
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撥其本言善惡  
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益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噩噩而繼善者斯為善矣  
惡盡去則善因以亾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  
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  
之文友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  
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  
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

生皆可言繼之善友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  
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  
姝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先者特善之長也固  
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  
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  
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  
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  
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  
它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卻不如此問明道

說曰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人優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為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為者乃是參彼已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味處中其它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優是用處曰用智莫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卻是以智為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味處已至聖人但其它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

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  
○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  
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味互相發邪  
乃所以為味邪曰若觀其味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  
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  
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  
劉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  
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  
以為大然其辭卻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  
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  
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  
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  
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作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由在  
此一爻故又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已也

讀書須翰古人大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

天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苟去乃所謂遲遲若它國則君不用僂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它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欲

四者不行宜可以為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為難不  
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若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為  
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  
篇大抵思之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  
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  
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寂初一念為念之正此  
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詩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  
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  
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  
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  
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  
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  
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  
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  
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

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  
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  
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  
說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体而異  
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  
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  
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  
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叵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  
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  
有說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  
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  
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  
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  
然先覺適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  
孔子謂先覺君子友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友不足觀也已

問曰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債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債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為孔子者何說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為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竊為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為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

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為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為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為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為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者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蓋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為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為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

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錄去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荅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亭不知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荅謂音字誤為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

荅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徧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然似喪其耦曾  
子問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嘘  
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  
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  
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  
故告之曰夫子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

然其違道不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幾乎  
問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  
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  
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左已而  
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  
矣蓋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  
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  
曰君子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  
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  
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遯世進  
為撫世算如舜退隱就閭算如顏然且有所執有  
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  
之則中庸者夫人之所易行矣願究言之使學者  
有所適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  
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  
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  
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  
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

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  
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  
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  
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  
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  
姓侍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  
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  
狐貉之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答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  
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為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  
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  
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為顏子之徒何也  
答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  
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  
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  
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  
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顏子徒宜矣

問母友不如己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  
也然我之不賢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  
答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  
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  
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  
為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君子可矜乎

荅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談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為泰君子可泰乎

荅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荅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問路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云又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下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荅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已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荅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

聞其直矣祝鮀之佞頌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于入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友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太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窮允執其中書言天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將所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天精一以執

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若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畧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之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及其

敗也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罔而問  
伐國如斯何也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  
遂伐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  
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  
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鳥知其非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鳥  
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  
仁之為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為固有  
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  
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為辭所謂假之也初非  
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  
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答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乎先竊謂  
所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  
者進取曾楮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  
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

念亦無害也

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味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  
者樂仁者壽享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體動  
與靜述仁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效智則能知  
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  
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  
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  
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  
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

適生理也

答言意未能體仁智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莊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享先竊謂  
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  
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莊之者外設  
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  
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答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

也此言未能体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也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性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

亦當知助長之非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  
暴君汙吏擣杻嵬瑣之人賢妃淑女艷妻嬖妾與  
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益不可  
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略可知者大  
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  
經傳房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  
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為  
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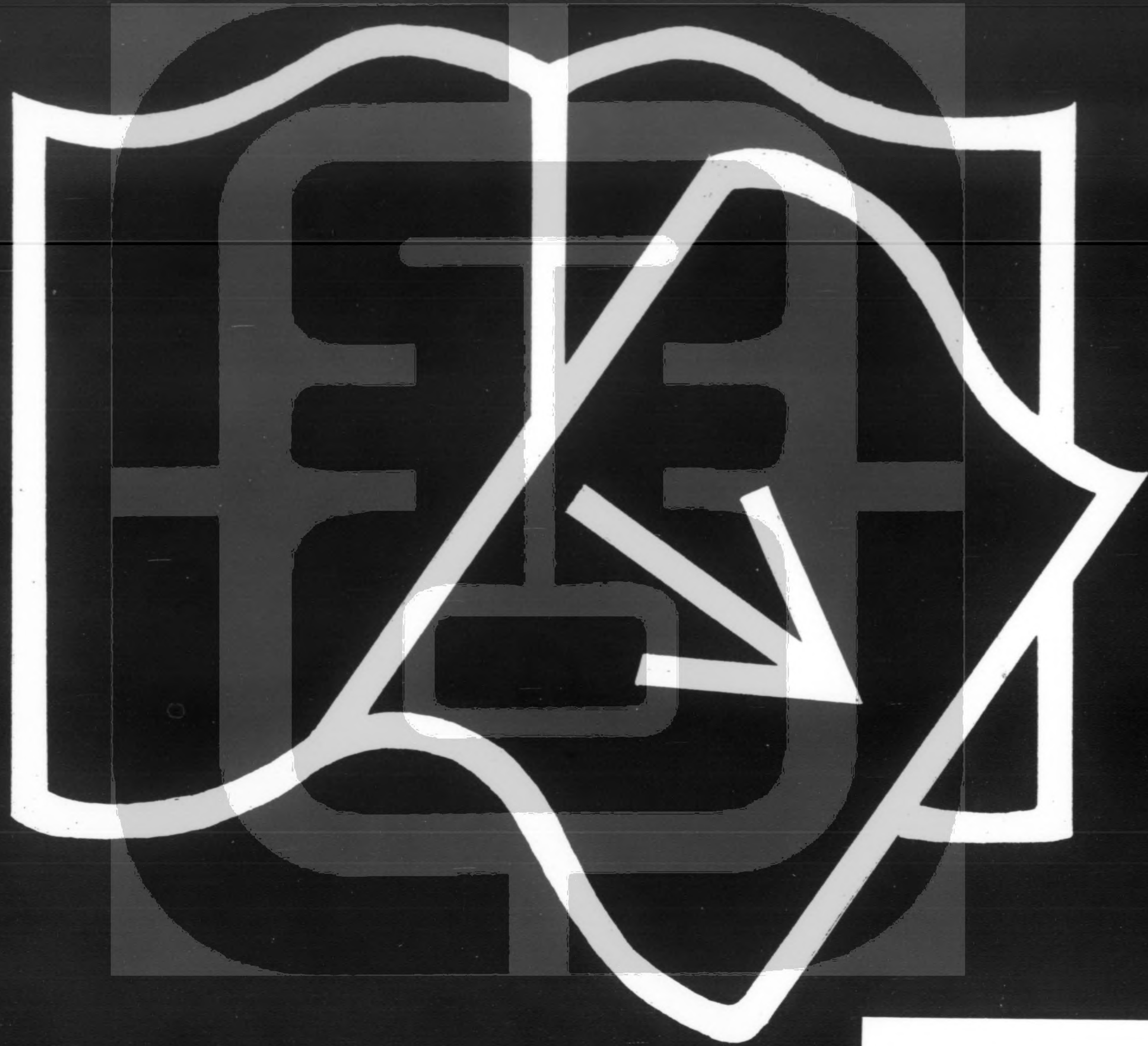
之人智愚賢否傳列等降若親覲焉斯大難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有無幾焉楊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為己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侮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大然予以謂為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

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為然觀雄之書三纂四分九據極八十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闕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忠策命誥詔贊議誠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原件短缺

P3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乎抱關擊柝乘田委文之  
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  
賢愚善否不容相殺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友  
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  
士始相與乘時歛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劉柔緩急喜  
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卒取  
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  
恥之行矣漢初剷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足  
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宏  
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之前偁房杜後偁姚宋而  
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  
歟然漢唐之治號偁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  
者抑亦炫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  
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  
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  
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  
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  
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  
市易以權貨賄之異通使隸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  
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隸有所事其施設之  
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  
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未盡與主上  
銳意於為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謂善  
矣然抑隸并振窮之寬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乎將  
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陳之  
以候采擇焉

堯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史氏謂深圖遠覽

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  
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網條大  
小罔不畢舉善惡惡因實侮情而輕重長短各中  
權度無錙銖分毫之差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  
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  
六藝殘缺益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為三家雖異  
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  
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  
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為盜此其常也國家興利脩廢務以保民為心獨能無意於此乎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委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也○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入林為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忠信之道微車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恥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博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為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為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為九河以疏淪之者而後水之為患消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為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

劇而今歲為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  
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為先務苟可以除民  
患者夫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  
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  
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  
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  
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揚以趨敵也缺舌之  
首係頸束手為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  
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成役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也

君埒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  
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友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  
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  
多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  
知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  
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  
可得乎諸君承學之又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  
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孟子言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

日如愚人然邈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之饑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之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梓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徃徃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畧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瞻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為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紜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  
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  
之寡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  
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  
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  
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  
王未嘗以餼廩為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為  
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  
官為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  
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其說也黍著于篇

大極函三為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  
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為度其齋為  
量其重為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  
曰律為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也周衰更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  
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  
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為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  
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熄矣可勝悼哉  
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為治之具蓋無不舉矣  
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  
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終

六代孫曰燧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一

見明道先生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  
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  
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  
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  
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  
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  
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  
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  
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  
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  
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侔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  
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  
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誣行不作於下  
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  
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起是非紛錯無所考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末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  
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  
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  
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  
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

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其一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此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

然算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為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後之贊牛耳桃菊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春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  
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  
姝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  
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  
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姝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戶遠  
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  
不能自己誦習之餘每安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  
果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儻因暇時一

賜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  
克段于鄆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  
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之所欲也故不偁  
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  
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  
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  
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姝書曰  
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  
加之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辨之不早辨也日  
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

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辟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夫宋督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郟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辟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為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二也而書之異辭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東雒執書而不軟血有王命之類是也齊衛遠國算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䟽示乃至願也澆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絕之幸其

寄伊川先生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  
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  
本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  
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棘塗固  
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  
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之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三謂此言西銘之書一明聖  
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其流

矣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  
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  
一言推明其用與之竝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  
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  
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

伊川荅論西銘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  
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  
而失仁無分之罪無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  
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無愛至於無父之極  
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  
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荅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  
甚幸甚某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  
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  
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為  
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  
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  
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  
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  
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  
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  
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

其分所謂侷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茲為恨耳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堯帝睿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返而遇清風也幸甚

事甚不知吾鄉友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  
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  
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  
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  
矣

其二

近日不審為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  
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  
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  
後可以漸進張儀然算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  
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  
不已宜為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為吾弟之所  
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澁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  
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堰  
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一者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為衛君其言正為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為太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烏得以此為求仁之効哉是猶未免以返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順非有人我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致矣正蒙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爰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爰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其四

寄示襟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揚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

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  
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  
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  
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  
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  
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雖多事友時得開卷  
聞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  
書不能究

其三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薦其竊謂其知  
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  
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夫必  
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  
著明也孟子曰算之為而為者天也算之致而致者  
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  
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  
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  
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為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為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為幸先生書錄去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穎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

其二

侯愛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為別條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絕傾  
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  
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  
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  
異自重

與揚君玉

久別不審為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  
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  
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  
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

進未易量也某諸况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歛然每以  
為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  
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  
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無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  
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  
有間矣此固括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  
二篇輒澆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  
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終

千七代孫日新叔目



